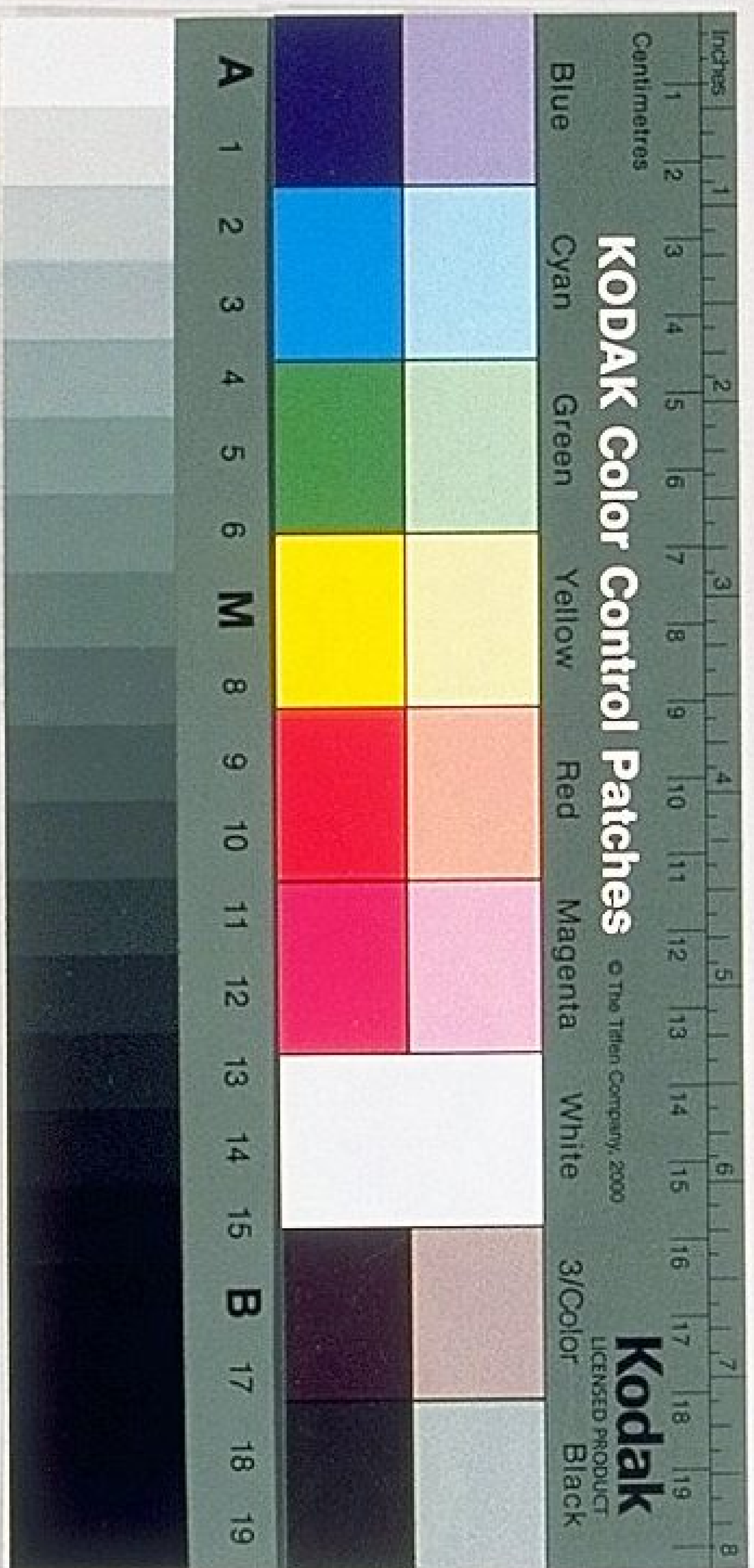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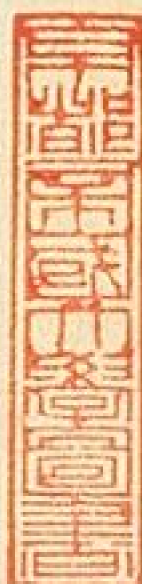
t017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清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玭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禪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已上三十六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郢州洞山龜端禪師　溫州景豐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一人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一人見錄）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沖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已上十一人見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
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
尼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
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
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
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遮个作
什麼玄沙曰倚子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遮个作竹
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覔不會佛
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
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
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

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
門玄妙爲當只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个什
麼若無去不可將三个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个字謂宗教
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
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
遮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
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
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个什麼揀个什麼記持得底
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
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
揀擇去若那裏有个意度模様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
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
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

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尓不容也若不相
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
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
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别有
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盗
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个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
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
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
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
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

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才坐有
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
出世普爲群生和尚今日爲个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
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
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
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問因請保福齋令人
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
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
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
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
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
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讃歎禮拜師曰見我
竪拂子便禮拜讃歎那裏掃地竪起掃箒爲什麼不讃歎

玄覺云一般竪起拂子拈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處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為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蒼天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弇上坐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師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弇上坐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朶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遮个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届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荼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遵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諡曰眞應禪師

摐音窓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住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龜

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
汝个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
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
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
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
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
師王氏便請升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
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
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
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
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閒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
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
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
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
到我以此一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
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僧問
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
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
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
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
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
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損問如何是靈山會
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遮僧懂
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消息來相共
商量遮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

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
重多少師曰遮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
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
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梁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示
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浙
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
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絶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
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僊陀
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
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根師曰白
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兎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
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
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
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
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為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
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
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
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争奈何僧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
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棃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大闡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
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
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
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太
某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梨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尊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未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忌勿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个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毛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毛當
作摩

福州螺峯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具足人人成

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荅俱備僧曰恁麼即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趂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不拋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坐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曰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棃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頓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菴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遮个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攛（蒼亂切）之清豁沖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值師采栗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遮裏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

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菴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黔雖承指喻而後於睡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揔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亡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遮个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拆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遮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搊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

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
个得恁麼快才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个人非但四事供
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
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黄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
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彦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升法座
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
來相共作个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
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
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何升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
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
曰酌然後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

勝荷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
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
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
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
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闍有什
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
章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
是覊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問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
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老病之藥不假驢馱若
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僧問承聞慧覺有鐺子訣如何
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曰

了當作了

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卻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麽心王曰什麽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麽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麽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麽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麽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禀性朴野不群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請山門來去入口如一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麽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个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麽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梨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為什麽如此師曰屈著作麽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麽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麽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

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
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
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
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
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
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
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
遮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爲怪笑珍
重問如何揲(丈甲切)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
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
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
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
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
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
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鶻
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
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
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
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
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
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
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云誰是枯涸

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
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
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
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
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僧曰
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
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為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
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
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
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
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
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
餤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
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
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
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
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
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夔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
曰不會師曰將謂闍梨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

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
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
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
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
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
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
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
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衆各歸堂
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升座僧
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遮个是方便門

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燈迹
果傳燈去卻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峰丈室來
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
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
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
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
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
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
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
為什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
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荅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

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患謇作

玭部田切與蠙同玭珠

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又曰大衆

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

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

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

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

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

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

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

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

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

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

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

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師住後僧問

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尔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

稱心寺後住玆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

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

中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寳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
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蘗山受業於長
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鎻月僧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
别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
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溪布水雲
起翠微峰

前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曰
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
問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即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什麼問去却
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師
既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遊腹痛幞頭豈是禦天
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什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
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云此个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
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音
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
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方
至越州鏡淸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
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
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寮吏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
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禪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

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
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
示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筭
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
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地真常不勞
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
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為衆涉三十二載大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
十六日聲鐘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二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
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為何事師
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
香山劒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
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
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
知僧曰為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
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
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
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
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
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
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
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又立大衆更待什麼

謁攫拳 作慧理

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
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
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輿工之子還有稍
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
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
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星火僧
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
寒即圍爐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
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
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
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
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
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

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
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
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
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
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
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
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迴眸鼓山披襟
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
問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
自爾游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峰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
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荅時有僧禮拜
才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即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律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升坐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大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麼生問賢聖請命大展法筵祖嗣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早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遮箇節目作麼到遮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覇温陵不躋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胷撞出僧曰恁麽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不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遮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虚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擧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个什麽還有人委麽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掠虛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麽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黄龍問曰久嚮黄龍到來只見赤班蛇黄龍曰汝只見赤班蛇且不識黄龍師曰如何是黄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麽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麽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梨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觀國師和尚啓發微言而後攻補山門

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擧宗乘汝向什麽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人之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麽生僧曰恁麽即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麽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遮个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梨還具慚愧麽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染葷血自投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

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
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
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
乃之建州白雲閩師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
金陵與師入建城時統軍查文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
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
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阜庵時節度使陳晦創
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
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
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
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
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
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
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
標二十年不服縣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
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一

四明苾芻齊胄命工
刋梓于湖州禪幽庵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已上七人見録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溫州佛嶴知默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延文戊戌臺開
雪江崇永刊行

福州興聖蒲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已上九人見録）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泉州招慶省僜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已上二十九人見録）　福州升山柔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敬運和尚
潭州谷山句禪師（已上二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
後衡嶽金輪和尚（一人見録）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一人見録）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上三十五人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黄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蒲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隋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已上三十五人見錄

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灑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恡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遮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

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
曰恁麼即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
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
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拔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索
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
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床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
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
曰通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
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眞金賜一言

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慚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參倉含切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
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
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
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
意作麼生師曰闍梨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嶴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
坐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
名山聖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个消
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
明僧問如何是佛嶴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
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

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白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麽即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麽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麽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麽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為什麽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眞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眞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眞曰汝見什麽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遮个是什麽明眞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趂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崎碧芬芳僧曰恁麽即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遮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麽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

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賜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
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
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
僧問數則語師皆醻荅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
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
前言訖長往

偵丑正反

福州興聖蒲禪師師上堂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設機
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
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久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
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
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
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
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須臾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
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覯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
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荅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
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
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荅皆符一日保福
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
也是横身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横身保福然之後住
招慶初開堂升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擧
似他若有人擧得試對衆擧看若擧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

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遮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即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什麼僧曰恁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盌著汝遮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盌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孫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並無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國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僜 鄧暗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曾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福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

師曰不得垔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
我即不恠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
煩僧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捩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捩
子師曰賴遇𡡒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
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
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為什麼
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為
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
為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師登寶座曲為今時四衆
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僧曰恁麼即垂慈方便路
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
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撈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
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
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
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
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晋水分燈萬安臨
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
作麼生僧曰昔日龍谿密言今朝萬安親揚人天側聆願垂開
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五衆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才
眼開師曰五衆且置仁者作麼生聞久處幽冥全身不會乞師
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即禮拜隨衆上下師曰還
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
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恁麼道僧曰恁麼即不異諸聖去也師

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苦羹倉米飯僧曰忽遇
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
塔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
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
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
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
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遮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眞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
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
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
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曰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
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
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
曰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汚大衆好問諸佛
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
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
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
爲人行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是
金鎖難師曰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
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得
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
須生善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巖背
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
曰如何是祖師曰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
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
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即群生
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
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
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
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會上何人得聞師曰闍梨得聞
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曰即闍梨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
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
麼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學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
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鉼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鍾

朗州梁山簡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
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如何
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還是不

問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
下覆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
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
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
受歲者無師曰作麽生僧曰恁麽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
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
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
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
問圓明湛寂非師言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
恁麽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澧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
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靑黃赤
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碗僧
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祗待師曰黃齏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齏（祖稽切與虀同）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
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與
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有語句契如庵主章出焉）後參睡
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闍梨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
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請豁闍梨出對
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

睡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
然不和者説有頃閒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
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
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内既無
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
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
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
苧谿石橋乃遺偈曰世人休説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
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
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坐盤石
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
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
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説法
時有僧問覺華才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
有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即同也師曰不妨領
話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
曰恁麼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
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
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
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
茶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處
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

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
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
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麽生僧
曰這个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對雲門和尚聞云乃須是他始得師將
示滅曰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
麽生莫是無邊中補內外已否如是會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
他方相見言說告宗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事時
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麽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
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
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
嶽曰便恁麽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
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遮頭蹋著那頭軒問已事
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麽去如何師曰腳下水
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
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
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
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
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遮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
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弁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
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
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乘

合作麽生提綱合作麽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得麽眞如解脫
當得麽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
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淸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
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
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
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麽有利鈍
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
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
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眞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
業於峨眉洞谿山黒水寺觀方慕道領雲門法席密承指喩
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
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
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
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
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
撒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
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
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
山頂頭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
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
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个話曰
爲什麽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顯險衷今一師
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

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寶福庭前誰家風月師
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
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升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
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衲衣如何
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
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
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評曰亂
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
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一適入口通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
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
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illegible]

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
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
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
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
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
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以字不是八
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阿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師乃良
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

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為什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温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堂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要作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太子初生為什麼不識父母師曰適然尊貴

岳州巴陵新開顥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塞著和尚鼻孔雲門曰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為什麼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佉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師將拂子遺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為什麼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諲禪師師上堂僧問天錫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虵偃月即不問走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

大容爲什麽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烏合切𡎺私盍切問如
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遮个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去
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
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
要到遮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
擇麽珍重
郢州林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波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
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
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
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濺恨
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
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麽於此分輝雲門
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麽僧正入師方丈乃曰
方丈得恁麽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
僧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
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隋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接中下之
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
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麽即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
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如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遮个猶
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

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遮箇野狐群隊問如何是定師曰蝦蟇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窻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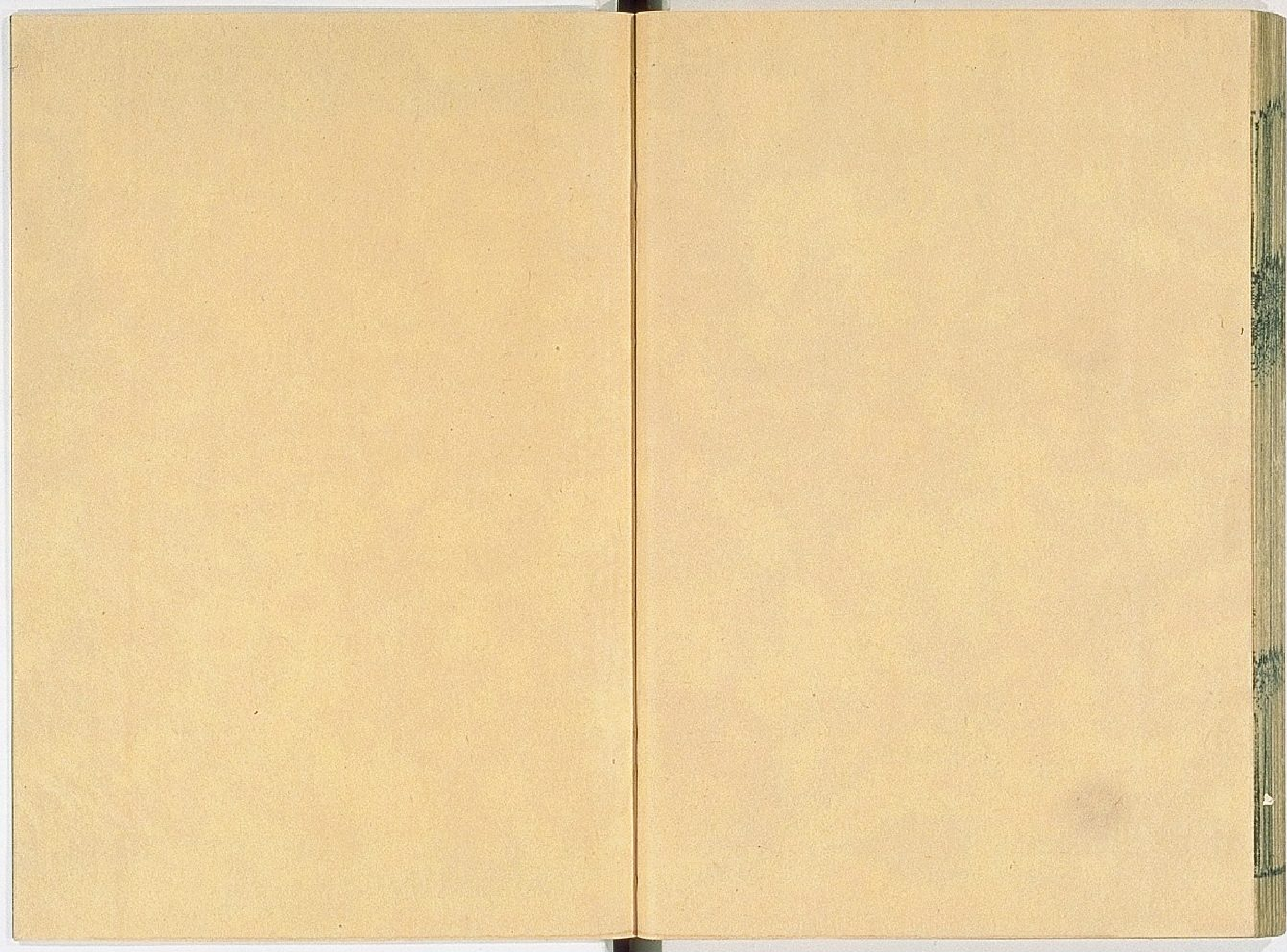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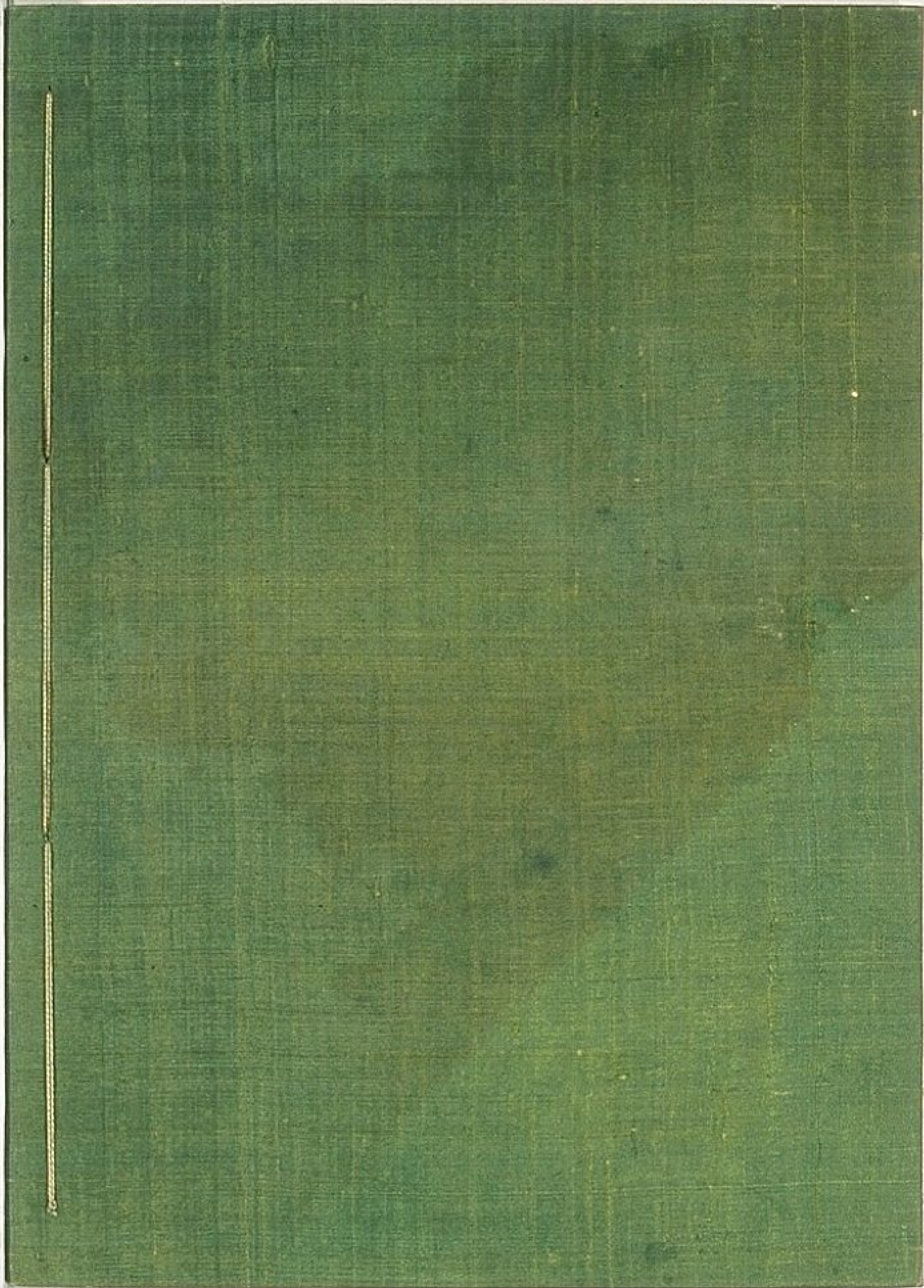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眾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眾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

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二

延祐丙辰小比丘希渭謹依本郡先天聖教寶[illegible]和尚所藏盧山穩菴藁本命工繡梓于雲峯之後幽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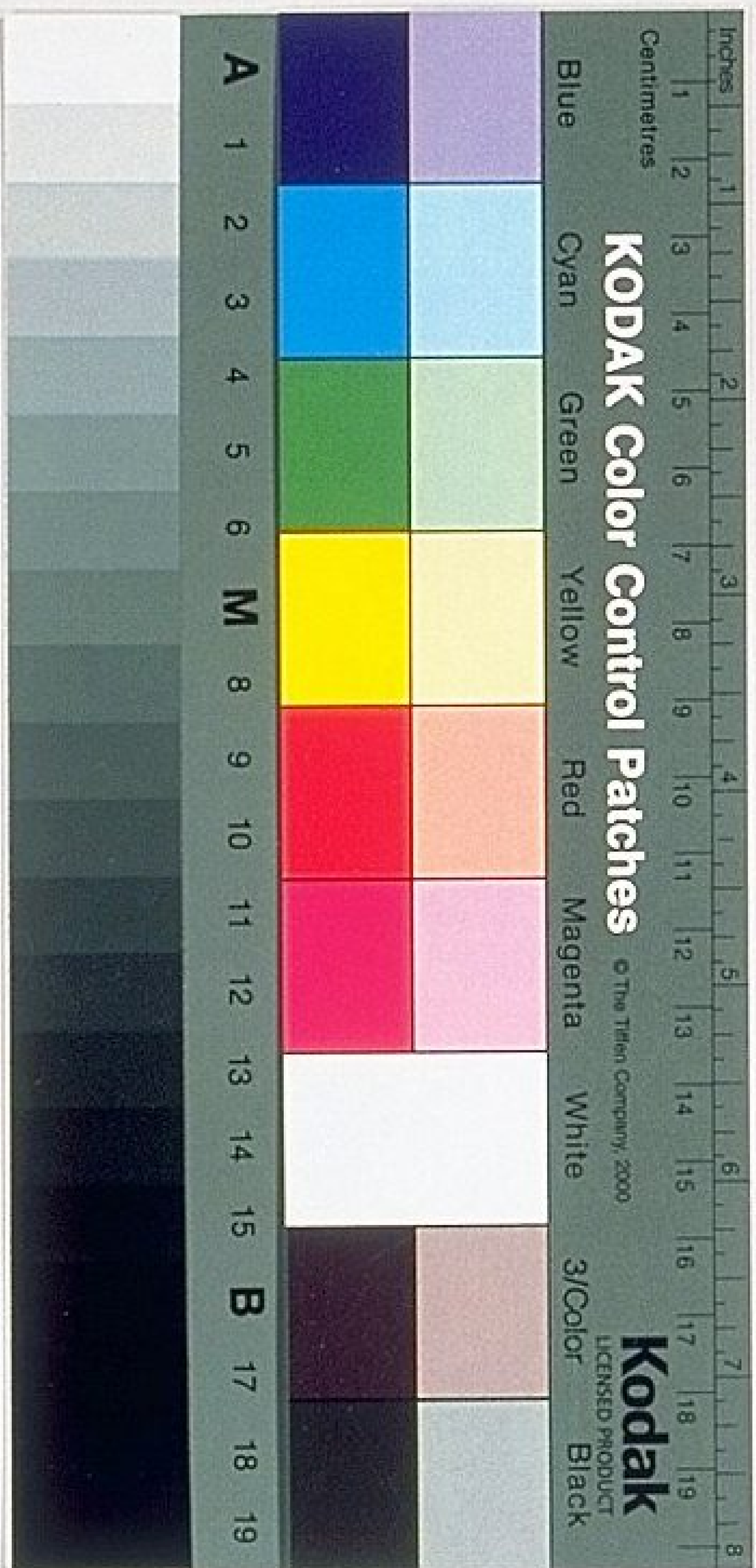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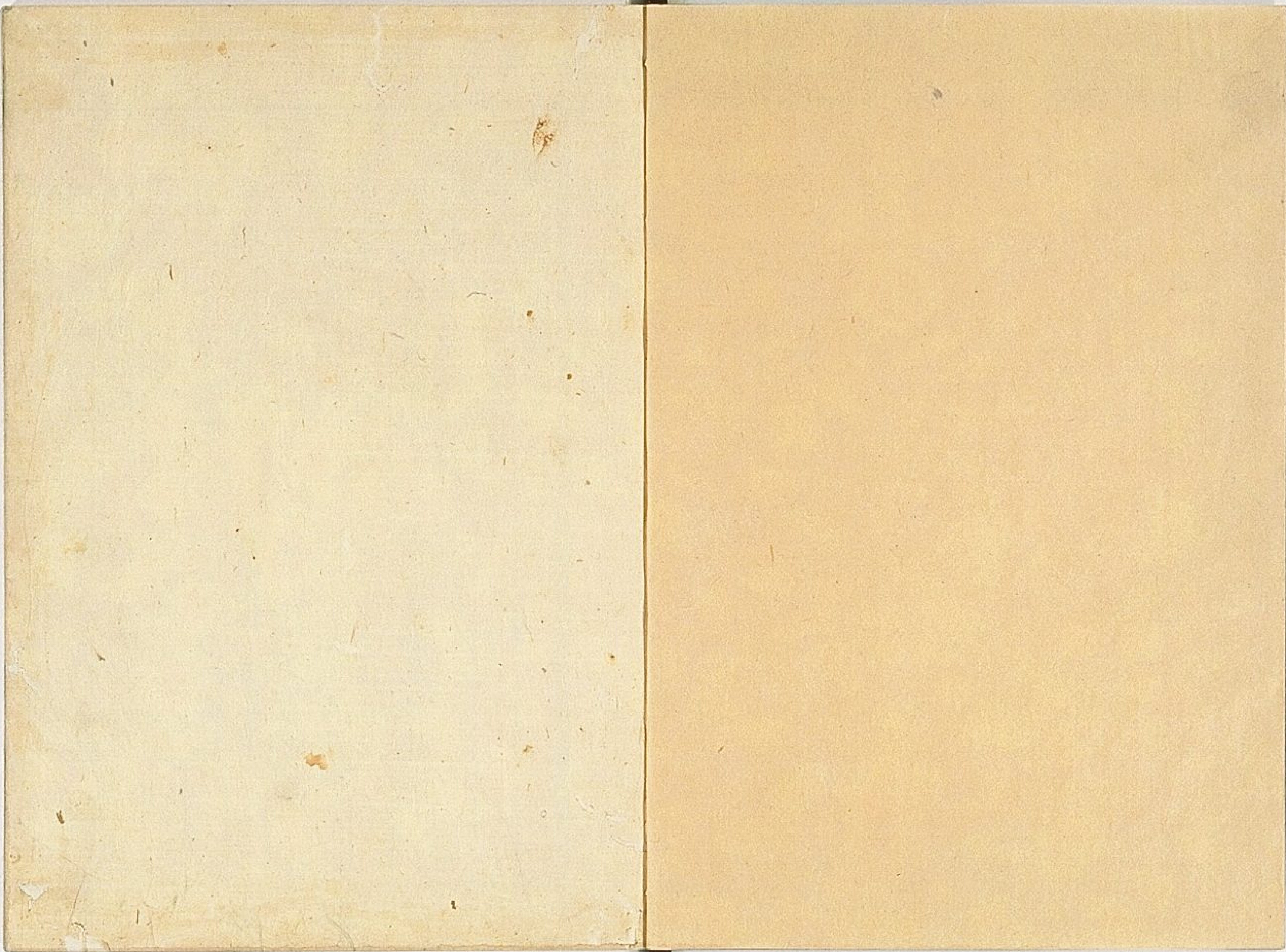


谷村文庫
1·25
ケ·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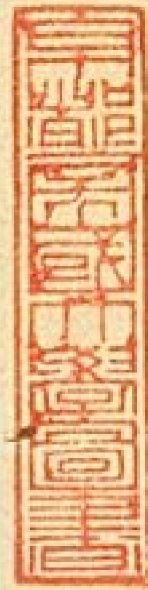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下三十六人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已上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慶雲眞禪師
筠州洞山澟禪師　韶州雙峯慧眞大師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隋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一人
廣州大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橫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
鄂州黃龍誨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已上十六人見錄
漢州綿竹縣延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安州穆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郢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諤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一人見錄　潭州雲蓋山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一人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五人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漳州保福和尚

洪州翠巖師陰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法嗣二人

鄂州黃龍蘊和尚　壽州泊山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一人見錄　歸宗寺巖密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隋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雲居山住緣和尚　雲居山住蒲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一人

荷玉山福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

筠州上藍慶禪師 一人見錄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二人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法嗣六人

益州崇眞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眞上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

嘉州東汀和尚 一人見錄

雄州華嚴正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一人見錄

澧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一人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 已上四人見錄

含珠山璋禪師第二世　含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已上三人見録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
陳州石鏡和尚 一人見録　中同安志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一人見録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二人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一人見録
荊州上泉和尚　廣德周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一人
鄧州羅紋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一人
西川德言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隋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
隋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澧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已上六人見録
舒州香鑪峯瓌和尚　京兆盤龍山蒲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二人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郢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一人
大明山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虢州盧氏常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鳳翔長平山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洋州大巖白和尚法嗣一人
邛州碧雲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臘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節今吾不再三師次住荊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鄂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傍様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崇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楂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甚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師於言下大悟（遂云從今已去向十字街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地作个明眼衲僧豈不快哉雲門云飯袋子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即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趔趄（上郎擊切下七逝切）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如

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
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黄衣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
處忘生學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
罪不重科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
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尼問車
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
師曰雲裏楚山頭决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同白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有無雙泯權實兩
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曰也
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楖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賣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
曰灼然諦當問萬縁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
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

休著意字由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
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
上浮漚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
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
二則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髑髏
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
恁麼即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亦住興元府普通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前異遊人罕
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為老僧看才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
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

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麽處去如何醻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麽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皃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麽處去也師曰見麽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彊迻不中主解會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謐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曰今白離什麽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麽去汝見麽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黄州來師曰在什麽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梨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麽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

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
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
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
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
護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
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日才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
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
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從寺煙
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與
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
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雲山北
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麤問心寂滅
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鄉雲門南
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
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澄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如
大衆若得真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

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何
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个時光直須努力時
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
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
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遮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祖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
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
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衆去曰灼然師曰
跨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梨不是師問
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
師曰將謂是个爛柯仙元來却是摶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
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即謝師周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翻遮
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
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餅
淥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
老僧頭雲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
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即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瓦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
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
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
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麼處（象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温州温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　誰信無絃發妙音　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明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明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後即廣法大師嗣天台國師法嗣杭州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一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僕射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

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丈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鷰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梨口裏著到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群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沈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倩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致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貧福和尚還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句師曰

即今怎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絶問初心後學如何是
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蹈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
靈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
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
在什麼處周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師德召入居龍光禪
苑（後改名奉先）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
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升
堂辭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遺誡
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淦（甘暗切或作淦）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
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
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个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
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
劫中遭此難來其僧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
衆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入路
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清
上座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座商
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雙
巖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闍梨若道得便捨院道
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
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
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
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
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
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
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

拈起淨缾曰遮个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缾師自爾道聲
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
不一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
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趂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
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眨問如何是透
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抛向
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
向那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嶮得著是好手問無
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
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才上法堂乃舉
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
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瑫
和尚古人道倶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祂拈
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
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
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
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
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胷
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
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
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
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
師展鉢師曰撥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乃棒趂出師別有頌
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
生鳳子合應知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
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

放百寳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
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
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
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
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
待老僧一時荅卻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荅師曰得問學
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見七卷羅山章)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
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
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
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一本云初參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山云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間羅山云秋氣稍暖出去師到法堂自歎云我在西川峩眉山腳下拈得一隻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羅山明日升堂師又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翼稍未全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
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
猶待荅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
拂子問曰闍梨喚遮个作什麼師曰敢死當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
珍重僧問己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
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
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接泊數載後因羅山在
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

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上請命
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麽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麽生
吉州清平惟曠眞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
還有麽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
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麽曰如何
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開門作活僧
云忽遇賊來又怎麽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
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云嫌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虎頭生
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懞底那能解
耄亙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羚羊挂角
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麽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
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
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麽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問窮子
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麽曰爭柰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
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了知生死不
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麽即一路
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麽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
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
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麽曰如何是萬象齊
生師曰繩牀椅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
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筆接三平曰解壁當

曾齋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
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又有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
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蒲禪師上堂示衆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
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
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
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
無言如何通信師曰早老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
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
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
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
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
無語師曰近前來僧才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
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遮裏曰不
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遮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為第二世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
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四祖山為第一世卒

七十時遺偈云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峯明明千江
月黃梅揚祖敎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
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第三世住僧問敎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
什麽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伱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
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敎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
何是敎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
曰是什麽僧出師亦出問僧近離什麽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
賊麽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
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
爲什麽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
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麽不
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
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
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麽即謝供
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
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个中無紫皁曰如

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麽來曰覲近來師曰任
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
通問如何是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
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
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
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
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見不得時如何
師曰是什麽

前池州嵆山章禪師法嗣

隋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
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
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一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契
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
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
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
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麽曰莫便是否
師曰是什麽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
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梨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價曰為什麽無師曰闍梨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麽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麽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什麽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麽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為之供侍嘗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爇

收遺骨塔于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劫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劫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捩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 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蒲頭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禮偈當時何處作沙門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坼裂連階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瘞令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迨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沆二眞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巳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蹲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

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
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麽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
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問
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
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
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
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劔未出匣時如
何師曰磐陁石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却師
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
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
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羿善不調弓箭透三
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第二世住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是
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希師曰恁
麼即酌水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靄闍梨作麼生師曰釆汲
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
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
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
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就鷲峯頂汝報巴猿
莫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鑊煮佛喋師
因事有頌曰才到洪山便棄根四平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
志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隋州隋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隋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爲什麼中
間無像師曰自已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竪起拳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牓

隋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
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思時如何師曰揔
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
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龍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叉境師曰千山添
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天目山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
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
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隋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 第三世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淨果嫡子踈山之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
中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昨夜
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石牛兒超
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海
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
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
春來草自青問碍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爲眞師曰你什
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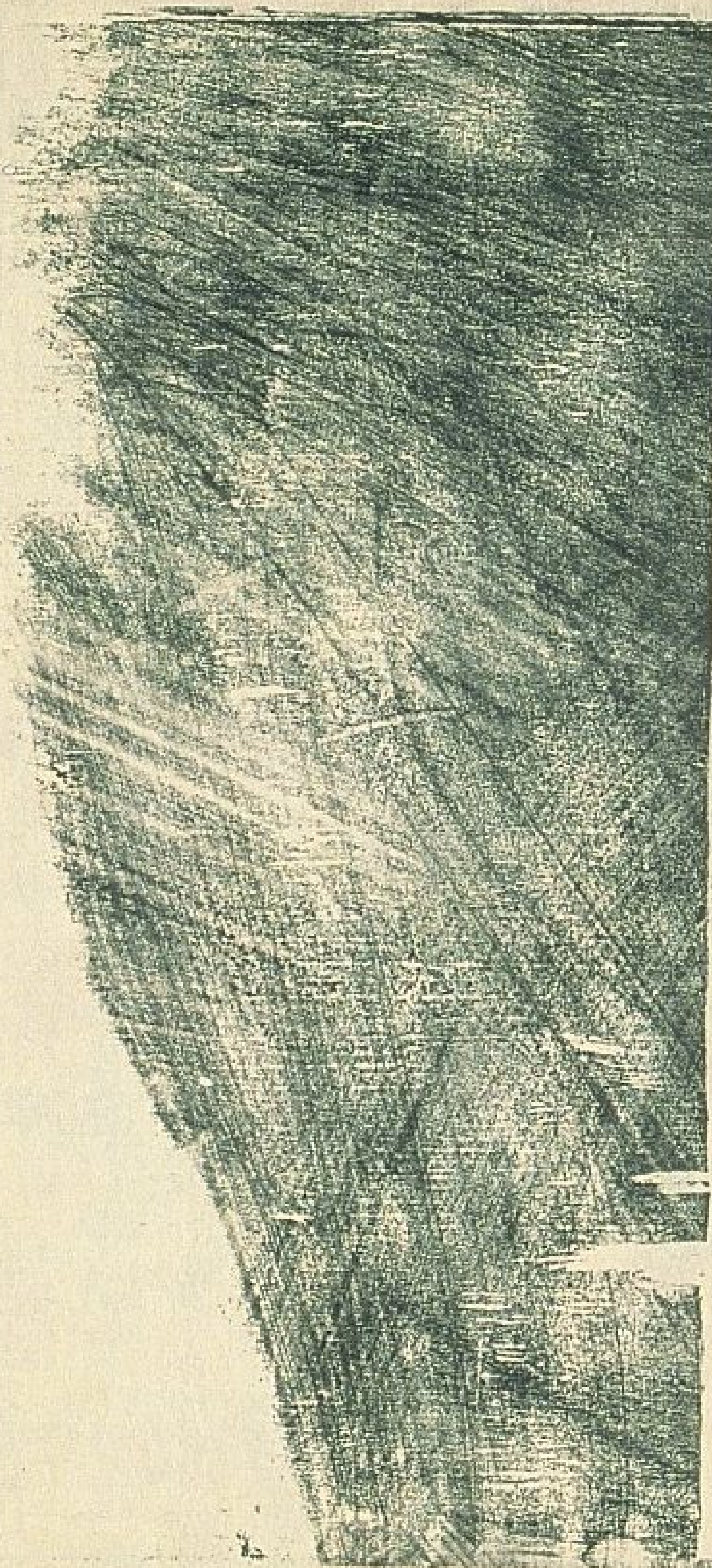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
妙行無倫四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
幽師曰無木掛千金音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 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
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師
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
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
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
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已上五人見録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忇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已上六人見録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

處州福林澄和尚 一人見録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一人見録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一人見録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

仁王院俊禪師 一人見録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一人見録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已上六人見録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

灌州羅漢和尚 一人見録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道崧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鄂州黄龍誨機禪師法嗣九人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黄龍繼達禪師

東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黒水和尚　鄂州黄龍智顒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已上七人見録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已上五人見録　福州興聖調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已上三人見録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智倫禪師 一人見録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一人見録　蘄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勲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一人見錄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二人

鳳翔府大朗和尚　潭州新開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一人見錄　陳州靈通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

廣德周禪師 一人見錄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一人

漢州靈龕山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隋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瀑(蒲報切)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

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眞
善知識少頃升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曰衆人既盡在此山僧
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
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
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
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
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
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
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
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
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
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
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遮个時節

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
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
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
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
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
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
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
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
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眞實次
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
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
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
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

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麽對月師曰爲汝問
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
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覯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覯去
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裁斷看問洪鐘才擊大
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
師曰什麽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
曰取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麽處見
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
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字什
麽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
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
師曰寮舍内商量茶堂内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

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
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蔟蔟上
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
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
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麽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
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
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
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
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
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
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麽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麽衣問蕩
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麽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麽生
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

熟即熟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惟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遮个是應身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祇對爲什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坐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上坐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坐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知上坐平生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云上坐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坐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勲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導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讃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寱(音藝睡語也 㝈寱並同)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舊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性為什麼為生之所留修

曰管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箋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
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遮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
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
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
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
次師曰遮勿毛驢漪渙然省悟（漪後住天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
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
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亘述之）後繼
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
之上堂示衆曰古聖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他便有遮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
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
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
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
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
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
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
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
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
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
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
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
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
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
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

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个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襪每晒同參法眼多為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憤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迴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諭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惺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麼問不妨出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

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亘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黒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什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遮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畐旦師著偈

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釋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越藏）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不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辦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不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請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遮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麽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麽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麽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聻師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麽若有人鑒得是什麽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麽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荅師問僧汝念什麽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遮箇便是麽師曰道髙龍虎伏入僊連太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遮箇便是麽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梨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絶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麽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麽處恁麽道亦是傍贊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聳名山秀谿連海水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麽曰恁麽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升山白龍淸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麽曰恁麽即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祗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麽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麽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麽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鉋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麽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麽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恩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具探律乘閱大藏終歲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淸谿會淸谿長老羅唱保福菴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菴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

顥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顥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麽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師以師之道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遺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日誡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荼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袠（直一切書帙亦謂之書衣正作帙）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 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與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問曰恁麽即法雨滂霈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麽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鵶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剗住遮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蒲庭開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麽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麽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鵶（於加切與鴉同）

金陵龍光院澄忋(公在切)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麽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麽曰和尚為什麽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麽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為什麽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為什麽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辦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麽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匆幡憕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憕(豬孟切開張畫繪也)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梨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昇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髫齓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竊據荊楚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疑師江表諜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為室開寶五年洪師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

聞于州牧巨比擬忘言合太虚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德
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時州牧閲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
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
南金先具疏白師然後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
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
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
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荼毗舍利
塔于牛首庵所師頗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此來
問自已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擧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
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
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撚鬚僧曰
有鬚即撚無鬚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
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
審且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
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
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緑
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未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
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瓮醬師曰沙彌將一椀
水來與遮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
荅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遮

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抛塼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烏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激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个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階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開堂日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令兵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

是樂淨境師曰蒲月圓圓菩薩面庭前櫻樹夜叉頭有僧辭
師問什麽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
麽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
籬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麽却攔截師曰
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從上宗風不容佇
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
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路看取大
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
含識共箇眞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麽
恁麽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麽生會直下會
得且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這箇階梯貶上眉毛
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麽去却
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
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曰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麽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
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什
麽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麽即法雨霑霈衆生有賴師曰
汝莫遮裏賣梔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
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問請師答話師
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普
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
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焰日裏浮漚
曰如何領會師曰遥指榑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
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人轉動師
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前鄂州黄龍誨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
骨薰天地炮裂棺中求託生問才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黄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迴曰如何是
帔師曰横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黄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
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東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

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
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座
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
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
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趣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
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
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黄龍問曰雪霽覆蘆華時如何黄龍曰猛
烈師曰不猛烈黄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黄龍便打師因
而惺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黄龍智顒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黄龍家風師曰待賓箇
僊畱不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

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劒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
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遮問
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識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
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
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
討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翹天含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升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後
鷹後鷂兄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
鼓劒輪開誰是大雄獅子種蒲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
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獅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
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撥師後住南明有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
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諕人天作麼（諕火訝切與詐同）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二十年後大有人向遮裏立
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
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
在臨鋒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獅子機嚬呻出三界非
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
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劒請
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
髑髏前師曰背後擬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
一箇來時有僧才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作
麼處去也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呫地曰獅子出窟後
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
向去事如何師曰後鷂亦迷蹤 呫 呷切 后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才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
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
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
古今師曰莫錯

前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
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大陽一顯人皆羨鼓聲才罷
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勳禪師 第四世住 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
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
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
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
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
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
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
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
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

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䑛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
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前
來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
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得法於前谷隱智
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白雲南傘蓋比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作
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山鬼窟作麽曰照著後
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
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麽不識親踈師
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
師曰青霄無閒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學絕無
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
聞法惺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法有
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
滅師至梁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
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內（一作外）獨居二載閒有共鄰信士張生者請
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
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滿牀頭
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

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
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言苟啓之非器令
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常
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
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
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
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
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
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五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
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人一句請師
垂示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
凡聞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
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
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
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
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
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
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
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
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貧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挂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蔥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馱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麽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麽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又頌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廟新有人相肯重灰裏貌全眞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龍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大元延祐三年歳在柔兆
執徐重刊于道場禪幽庵

貞吉

補刊景德傳燈録施主芳銜

宗雲　尊光　宗燈　壽照

宗淨　淨宗　玄清　院吉

觀同　宗顕　道照　宗芳